

书名

努尔哈赤传奇



刘恩铭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努尔哈赤传奇

刘恩铭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努尔哈赤传奇

Nuerhachi Chuanqi

刘恩铭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436,000 开本：850×1168^{1/32} 印张：21 插页：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责任编辑：郭 锋 插 图：许 勇

封面设计：安今生 责任校对：晓 春

统一书号：10158·920 定价：2.95元



刘恩铭，一九四二年生于山东省单县。
一九六〇年发表作品，一九七八年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沈阳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诗《周总理在沈阳的故事》、长篇游纪《沈阳漫游》（与人合作）、
中篇小说《张学良在台湾》、长篇小说《努尔哈赤传奇》、《莫娜杰》等。

《努尔哈赤传奇》序

端木蕻良

以文艺的笔法来为努尔哈赤作传，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因为它在揭开历史的帷幕，使过去的历史，再现于我们面前。这不是使时光倒流，而是证明文艺可以超过时间，所以才能使人类亲历流失的过去……

我对清史没有研究，这绝不是客气，实在如此。但是，从小就常常听到有关努尔哈赤的种种传说，而且多半是外祖父讲给我听的。他很亲切地把努尔哈赤称作“老罕王”，他说的时候，就好象亲自跟着努尔哈赤一样。于是，在我脑海里，便出现了一位老猎户的形象，他踏着“靰鞡”，背着“背夹子”，手持弓箭，身佩腰刀，在开荒斩草，在拉弓射箭，在万马奔驰前飞腾……

努尔哈赤几乎用了四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女真各部，这是他在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只有统一，才能发展生产，才能作有效的权力分配，使今后职守有责，百行兴起……

努尔哈赤于1587年，在二道河建造的老城，《太祖实录》记载说：“筑城三层，启建楼台。”现在，据考察者说，遗址犹存，也“不过是几间砖瓦结构的平房而已”。实际上，这就是努尔哈赤发迹时代的军政司令部。

明朝禁止铁器输入到少数民族手中，有的少数民族使者在朝见时，请求皇上恩赐一只铁锅，直至把头磕破，也未获得。努

尔哈赤先是用土产换取关内的铁，后来开始“炒铁”（即用炒锅炼铁）开发金银矿，提倡养蚕纺织，开荒、牛耕，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多立集市。用蒸晒法，使人参可以长期保存，利于交易，用它来扩大物资交流；并且开始制律（法治）。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几个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这才有了“国政”概念的产生。

努尔哈赤在他建立的第一个城的内城中，便建有城隍庙、文庙、关帝庙、娘娘庙等。这些遗址，告诉我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吸收汉族文化。我去年到兴城时，见到城里建有一座很大的“文庙”，一直保持到今天，还是比较完整的。兴城是袁崇焕的驻军地，孔庙很可能是明代修建的。但是，清人不但没有毁掉它，而且和北镇的山神庙一样，都列为崇祀。闾山、兴城等地，都是努尔哈赤崛起的地方，可见他制定的政策，是吸收汉族文化的。这对他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皇太极、顺治、康熙等一连串的措施中，逐步取得主要地位；他的子孙甚至发明了“招旗”的办法，来打破种族界线，采取“镶旗”的决策，扩大军事组织。使军政合一，生产合一，争取到时间和空间的有利条件。

刘恩铭同志的看法很对。努尔哈赤能建立全国性政权，不是一个偶然性问题，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努尔哈赤长远的政治目光，和他吸收多民族的文化，应该在我国史书上着重指出来。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不愿研究自己。对自己的历史，也是先入为主，人云亦云。我年轻时，读萧一山写的《清史稿》，他把康熙叫“玄烨”，雍正叫“胤禛”，只是觉得读了很不方便，不愿再读，并没有再去探索些什么。后来，看书比较广泛了，首先对康熙大帝有些想法、看法，认为康熙对女

真族的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是起到决定作用的。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应该上溯到更前些。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心目中，就已经看到这种前景了。努尔哈赤的崛起，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和民族政策上，对祖国都有很大的贡献。

现在，刘恩铭同志花费了数年的心血，沿着当年努尔哈赤征战过的地方，到处探寻、收集，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了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努尔哈赤传奇》，为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文学宝库，增添了财富，是应该祝贺的。刘恩铭同志知道我年老多病，又有长篇创作压身，不可能匀出更多的时间来仔细阅读他的这部作品，便把压缩本及其他一些资料寄给我，要我写篇“序”。我和他不在一地，没有机会交换意见，我想，我们各自说出自己想到和看到的，也许更有意思，所以，便不揣冒昧的动笔了。

我看了责任编辑同志的意见，感到出版部门是很认真的，在肯定一系列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经过作者的精心修改，定会有明显的提高。

有人说，写长篇，即使人物形象不太清楚，但堆集起许多有趣的故事来，也能取胜。

我不欣赏这种见解，也不想提出任何论证，我只是想，写长篇，或历史长篇，一气呵成，固然是好，但一蹴而就，也不应该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对他正在排印的作品，还在边校边改；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我们目前通行的版本来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受到多处删改了。我国对流传下来的传奇、小说等等，所以出现了“版本学”这一门学科，不也正说明这一事实吗？

所以，我认为《努尔哈赤传奇》付印，确实是件喜事。如

果有不足之处，仍可继续改写、补充，使之更加完美。这不仅
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时代的要求。我国伟大作品，正掌握
在现代中青年作家手中，这不是什么童话，而是可以看到的一
片春花了。

1985年2月4日立春日于北京

主要人物表

努尔哈赤：满族民族英雄、清太祖。

觉昌安：满族，爱新觉罗氏酋长，建州左卫都指挥使。

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

喜塔拉氏：努尔哈赤之母。

纳拉氏：努尔哈赤继母。

龙敦：努尔哈赤的堂叔。

舒尔哈赤：努尔哈赤之弟。

褚英：努尔哈赤之长子。

代善：努尔哈赤之次子，大贝勒。

皇太极：努尔哈赤之八子，四贝勒。

安费扬古：长白山八兄弟之一。后金大臣。

额亦都：后金五大臣之一。

图鲁什：努尔哈赤起兵之小首领。

柯什柯：阿哈，长白山八兄弟之一。

费英东：后金五大臣之一。

尼堪外兰：建州左卫图伦城之主。

纳林布录：叶赫部贝勒。

孟格布录：哈达部贝勒。

哈布多：科尔沁蒙古族明安贝勒之女。

叶赫纳拉氏孟姑：叶赫贝勒杨吉砮之女。

多罗甘珠：归顺的女真小首领。

李成梁：明朝辽东总兵官。

李永芳：明军驻抚顺游击官。

李如柏：李成梁之子。

李如桢：李成梁之三子。

马林：明军驻开原总兵。

张鹤鸣：明朝御史官。

朱翊钧：明朝万历皇帝。

杨镐：明军将领。

杜松：明军将领

刘铤：明军将领。

袁崇焕：明军将领。

贺士贤：沈阳总兵官。

范文程：明朝汉人秀才。

范文襄：范文程之兄。

范江鸟：抚顺驻军军士。

范梨花：女艺人。

邓公池：民间工匠。

内 容 提 要

努尔哈赤是我国清朝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作者以凝练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努尔哈赤曲折奇特的一生。他善于在出生入死中脱险取胜，他也长于在身陷囹圄死里逃生。他多次遇刺而无恙，反收刺客为心腹。他识天文懂地理，谙韬略善用人。戎马倥偬数十年而无战不殆，励精图治打天下而不守故常。他十三副铠甲起兵，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统一女真，击败明军，从而由挖参娃，一跃成为统治北部中国的一代汗王。

小说，除描述了努尔哈赤战斗的一生外，也以丰富的历史知识，真实的艺术形象再现了明末清初的风土人情，介绍了上至宫廷，下至陋巷的平民百姓，对了解和认识这一段社会，也颇有价值。

· 第一 部 ·

第一章

落日的余辉刚刚消散，天际涌起黑云，一道闪电划破长空，顿时雷声轰鸣，震撼着群山环绕的赫图阿拉山屯。^①

依山傍水的赫图阿拉城堡，方圆二十余里，屯寨环卫，住着爱新觉罗一大家族。清澈的苏子河绕屯流过，河谷两岸，地势平坦，土质肥沃。远处山林茂密，近处一块块熟透了的红高粱、黄谷子、绿秋菜，色彩斑驳地镶嵌在大地之上。

此刻，在河套里，一群群牧马听到这不寻常的雷声，猝然受惊，咴咴地叫着，四处奔跑。它们有的顺流而下，有的逆水而上，有的奔上山岗，有的跑回屯中的马棚，一个个嘶叫不停。

正在屯中主持分配猎物的穆昆达^②、本屯长老觉昌安，听到马的嘶叫，立刻放下手中的一打貂皮，跳上两尺多高的树桩，打着眼罩向河套看去，不禁一怔。他凭着多年骑马射猎的经验，顷刻间又镇静下来，急忙从腰间拔出一只半尺多长的牛角号，嘟嘟一吹，附近的马群当即停下，远处的奔马也昂首顾盼，于是一场马惊慢慢地平静下来。

觉昌安跳下树桩，主持分完兔、狍、紫貂、山鸡飞禽，回

到家院门口，坐在上马石上，操起长杆烟袋，抽起旱烟。他刚抽完一袋烟，在鹿皮靴底上磕去烟灰，只见三个牧马的阿哈^③赶着马群进了城堡。一个长得五大三粗名叫柯什柯的阿哈把自己放的马群，赶进马棚，关上棚门，就直奔觉昌安跑来。他怀里抱着马鞭子，跑到觉昌安面前打了个“干”^④，对觉昌安道：“稟报都指挥使，小奴听说图伦城主要发兵攻打赫图阿拉。”

觉昌安一惊，捋了捋长长的花白的发辫，皱着眉头反问道：“你何时听何人所说？”

柯什柯见觉昌安如此关注，就上前跨了一步，凑到觉昌安耳边，神秘地说：“下晌俺放马时，听一个跑腿的兗州汉子讲的。他说，这几天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一直骂骂咧咧，说他的儿子被爱新觉罗家的人暗害，杀子之仇七天必报。”

觉昌安听罢，连连摇头，手抿着唇髭喃喃着：“我族人等历来规规矩矩，岂能干那荒唐之事？”他摸着发亮的脑门，又自言自语道：“莫非，莫非以此为借口，想吞并我爱新觉罗的城堡山寨？哼！休想！”当时，他就命柯什柯赶紧去找他的五个儿子来，回烟筒山议事。

爱新觉罗氏住的屯子，是属于长白山西山区的一个富屯，再加之觉昌安已被大明王朝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所以房宅十分气派。尽管房子是草顶土墙，但地基高，房舍大，间间相连，院院相接，四周又有齐齐整整的椴木栅栏，看去十分阔绰，异常威严。

太阳落山时，觉昌安家里东厢房的后烟囱呼呼地冒着白烟。平时，爱新觉罗父子因狩猎、挖参、耕作，不常聚会。今晚觉昌安为尽父辈之情，特意为儿子们备置了一些酒菜。他把阿哈柯什柯打发走后，就亲自将分获的一头小鹿剥去皮，开了

膛，弄得干干净净，放在院子里的火架上，用榛柴熏烤。然后，又请了一位汉人厨子将长白山的“猴头儿”，“榛蘑”，苏子河里的鲤鱼，精细烹调，象汉人招待贵客似的，做了一桌上等宴席，等着儿子们的到来。

长庚星在西天闪烁。在“得得”的马蹄声中，觉昌安的长子礼敦，二子额尔亮，四子塔克世，以及三子、五子，都先后骑马赶到大院。觉昌安见一个个儿子身强力壮，神采奕奕地进院，便立刻命阿哈把屋里屋外的松树明子点着，整个院子顿时明朗如白昼。

觉昌安的几个儿子向阿玛⑤打千问安之后，依次入座。席宴设在正房西间，南炕上摆着三张并起来的炕桌。觉昌安坐在上首，一一接过儿子的敬酒，相继喝干之后，心里觉得十分舒坦。酒过三巡，觉昌安喝得两腮赤红，额头和眼角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了。他解开衣襟，敞开夹袍，卷起“马蹄袖”问道：

“你们兄弟几人，可曾有谁杀过图伦城的人？”

五兄弟面面相觑，对视了一阵儿，都朝阿玛摇了摇头。

觉昌安又朝礼敦瞥了一眼：“老大，你家离图伦不远，可曾有人过山到图伦撒野？”

礼敦慌忙站起，摇晃着脑袋说：“请阿玛放心，就连我家的阿哈也没人去过图伦。”

觉昌安叹息一声，呷了一口酒，就把傍晚听到尼堪外兰要发兵的消息，跟五个儿子说了一遍。只见他眉头蹙成了疙瘩，担忧地说：“看来，尼堪外兰是仗势欺人，想兴妖作怪！”

塔克世听罢，勃然站起，脸红得活象关公，他右手扶着腰间的玉柄短剑，声音震得窗户纸直呼扇：“怕他个小小的城主做啥？他敢兴妖作怪，咱就来个降龙伏虎！”

“不能老是刀对刀，枪对枪地干了！”觉昌安垂着头，心

事重重地说：“我们女真人，从西周到隋唐，历经宋辽金元，有兴有衰，有苦有乐。其衰其苦，多因内部不和，相互残杀。如今女真的后代，已分为建州、海西、东海三部。就是建州三卫，眼下也分成五部。如此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呀！孩子们，如若我们再跟尼堪外兰骨肉相残，岂不弄成鹬蚌相争，使渔翁得利吗？”

“阿玛所说极是！”二子额尔克盘腿坐着，象一尊弥勒佛，自斟自酌了一阵儿，抬起宽脸盘，挤了挤发涩的眼睛说：

“我爱新觉罗家族，兄弟叔伯多人，眼下分居十二处，甚是涣散，何不聚居，共相守卫？”

礼敦拉长了长瓜脸，瞪着圆圆的眼睛，反对道：“我等若同住一处，数千匹马，何处牧放？耕种如何开犁？”

“那我们就忍气吞声，象先祖那样，任他人践踏、蒙受耻辱？”塔克世刚刚坐下，就捶着楸木桌同阿哥礼敦争辩道：“我辈需要攥成一个拳头，痛击犯我之辈！”

“此言有理！”一直沉默不语的老五点头称赞道：“我家阿玛是大明朝封的卫指挥使，如我兵力不足，何不借助明朝的官兵？”

“不可！不可！”觉昌安摇着手中的筷子说，“前车之鉴，切莫忘记！”接着他追述了先主猛哥帖木儿为明而死，后世董山接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结果被明借故诛杀，同时出兵五万深入女真腹地，血洗烟筒山下的屯寨；其后董山之子，虽继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但无力管束三卫。建州右卫王杲兴起后，又屡遭明廷的刁难。最后觉昌安愤慨地把酒杯往桌上一蹾道：“明人‘以夷治夷’，我辈切莫上当！”

礼敦一时无策，加之气愤已极，就双手捶着脑袋，呼叫道：“苍天呀，你睁开双眼吧！”